而定取潤之多寡 ▶誌雜的人個綠枕張◀ 每兌郵票一元。加贈四分 凡個人團體公司行號日常需用郵票頗多者。請逕向本社兌換可 (三)所需何種郵票(如 不訂 潤格 內容目錄 有喜其書法者。請投函良晨好友社轉交 一角等俱有 域婦女之美術 一般婦女之美術 一般婦女之美術 一般婦女之美術 〇一刻鏡之伉儷 小不詩崙 照及文之 一分換數日 0 視世

「號六十三百一第」 散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日四月二十年二十

小說奪標 初選掲曉

失齒

至胸間。原來一只門牙獅落了。 他把硯擲來。便急急的想躲去。但 靠近桌上放着個硯子。 男的在。頭上。怒得切齒咬牙。 爲了什麼緣故。竟然反目了。 一清早起身。金家夫妻倆。不 孩子在懷裏。見母親哭。便也不 懷裏還抱個九十月的小孩。 把手按緊了嘴。 對准伊面上就很命的一 。嘴部上早已着了一下。痛 縷縷的血水。白唇小直流 頓足的哭個

知不覺的隨了哭着 以正

以前的事情。便都不知飛到那裏不到牢時。只須各人的火氣一退。 金家的夫妻反目。本是家常便飯。 去了。

伊起先不說。經不得他連連的問 着。方嬌嗔的答了一聲。「被你擲 見伊尋得奇突。便問伊找什麼。 急急的向地下身上四圍找着。 金家的模出手帕。向嘴邊一楷。便 掉的牙虧

他聽得了這句。便悶聲不響。很 他

=

的想着。祇东 的想着。祇有懷中的 张 从

定在他肚裏。**】弄得伊**他那裏肯說。只向伊道 伊當然不信。要他拿出證 他要。但他把手指了指孩 指處一。望。便 即回頭向田 手把孩子抱了過來。 他忽然一躍而起。走到伊 仍想。

0

伊找着。結果。二人都沒有找到

自己太狠心了。便不自然的隨了

找出了伊的門牙。將到晚上。他在孩子 **即** 子的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第一張・・・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吃再哭。因為東西嚥到了肚裏。嘴 就吃的。二。小孩子的姆指和食指 過我自幾方面猜起來罷了。一。就 見之明。便怨求解伊 哭。但在中間。忽然止哭。不一時。的。四。孩子起先在你哭時。他你 這想來終是把血齒推進嘴時染着 楚的見在小孩子手旁邊。 得神不過的道。「這也很不常。不 以我確定是他吃 有齒大的血跡。這當然取了牙 。當然要在他身上着想了。因 不西了。有了這幾個證據。 這猜來止哭因有了東西 在被你吐出時。我很清 現時是最喜拉到 孩子唇旁亦有血染。 的疑團 現合不 一時。 東西

柳塗偵探案(四)

親熱地的接了一 他講完了。伊疑團散了。便笑嘻嘻 給我猜到。哈哈。 個相反。只可憐伊。少了 吻。適和農間成 一只門

短

聽了。簡直是糊裏糊塗而莫名其堂上的判决書一下來。白芒偵探堂上的判决書一下來。白芒偵探 可靠的斷定。自從出事以來。他專 慎探其實己得了的的確確唯 · · 數的檢察。才得

事來。也就好了。便向白芒 午三時。 請他去研究研究。 七十三號 心中大為驚慌。 料所及。這其可怪了。 却和他預定的完全相 店的經理 殺的慘案。頓時到處議論 **派房閣裏。** 良晨好友社印行 **懒娱。當時見白芒驚慌。為的是與** 他到大西飯店士 顯伯馬。自出了 能值出

每百張實價大準一角。

每四千 **静莹千五百張。實價大洋二元** 張。實價大洋五元

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艮层好友社發行

畫題信是 字箋一 任憑選

事情。你們快去看呀。一個女子被 說。那女客在房中。 西倒沒偸成。 我。我的確是來偷東西的。但是東 形色協張。那茶房當他是小賊。忙 要去驚動他。到了九點多鐘。有 的皮太衣。走了出去。他關照茶房 子魏仁吉魏少爺。二人同來。開 八急急搖手顫聲叫道。 家殺死了 魏少爺一人出來。頭 赫赫有名 一個陌生人來。衣衫甚是襤褸。來房。忽見七十三號房間裏走 身上披著一件獺皮領頭 上去要抓住他。可怪那 。那茶房吃了一驚。忙 棉 早七點鐘光景。 花 大王 尚是睡着。 快不要抓 件可怕的 士的 不 便 了兒 已到 上海的 友金萬能家裏去的。金萬能也是 。舉說一早出去。是到武昌路他朋 道。他後來聽見了消息。也來過了 去 他一早出去。到的那裏呢。顧伯周 看別個 那竊 時報 就要解公堂審問哩。白芒聽了帶到補房去了。後天星期一。大 地上。絕代姿華。頓成幻夢 多長的小刀。慣在地上。胸前 一都城唱滑油山去了。 吉。便一些嫌疑也沒有麼。 城李阿有情節可疑。 告捕房。派包探來調查。都 茶房把 有名人物呢。 。便問題伯周。難道那同來 果然那可憐的瓊花身子倒 **群血。流了好一些在** 他拖住。

個茶房。

只貂帽。

同進房

0

早

把

0

心国内 到底得了些極微細的線索。 去。房間裏也收拾得干干淨及 些些尚未燒去。 乎那茶房曉得 俗語說得好。皇天不負有心人 弄狡獪。不留 踏進房去。 暴去察看。顧伯周自然答應 片紙灰。像杏仁大小。留 多長。分明是像一把刀。 底下。看出一個印子。 使要求獨 只自來大匣子中。 內。找到一個小瓶塞頭 的小照。 來火架的盛灰盤內 只見地上血跡早 。白芒把搜到的 一些痕迹似 自到七十三號 白芒要來檢查 友社印行 又在枕頭

硬把

百三十六號 ·第二張

白芒聽了不

小第 一百三十六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說罷。告辭出來。先將方才所搜到 近來却又有嫁給魏少爺做妾的傳 男伶叫藍荷影的相好了。此事發 案。已有一些兒意見。大約再得着 見後。還鬧了很久很久的口舌呢。 春間。曾被伊的父親查出。與一個 小瓶塞。 些確實證據。便可能 。隨後又到武昌路來。 看見。 白芒道。如此甚好。 伯周道。 瓊花的歷史嗎。顧伯周道。不 個金雞心嗎。顧伯周道。倒沒 化雖未嫁過人家。 白芒道。我想一定有的。 那瓊花身上不是帶 剛定是非了 却曉得的。 我對於此 請問你可 問明

萬能的住宅。 上。却見有 如此嗎。那 狠是伶 博士乃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 些消息。便走進裏面。一直走到樓 摸出一個雙角子給了他。 道。你們這裏生意倒好。一天到晚 那童子答道。 進去。泡了 館。名叫明月樓的。白芒想探 。早上却狠清閒。 七點多篇 說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謝。收入袋內。白芒又慢慢問他 找了。那童子頓時喜形于色。謝 俐。便問他道。 童子道。 一碗茶喝着。却見那 。你可看見有一個 一角小洋。白芒隨手 恰巧對面有 精緻雅室。便走了 白芒便接着對 华天有些生 茶錢幾何。 上穿着 叫他不 今天早 茶

皮領頭 到止 有容到 很輕的。在對過金府門前走過 乃是有名的魏家少爺。 之後。便走進這裏來喝茶。 清晨時。門前走過的 那童子笑道。不瞒你說。我們 這間雅室裏面。 少。那裏記得許多。今天可巧 一個人。正如你所說的一般。 離身進去的。白芒聽了 海化驗所來信。 此地來吃茶。 的皮大衣。而頰狠瘦。 直等到對面金家門 看他好似有甚 那人我還認得 人。不 不知 天

誌雜晨良

光絲個愛

生义說。受刃時似乎也面。果然有一顆金的一 。又經金萬能證明。是日魏仁吉實妾。所以見他被殺身死。非常痛悟與死者已有成議。要娶他囘去做 多時候。等到要審那李阿有。時候問了醫生偵探茶房等等。費了許 是七點华鐘到來晤面的 容易轟動社會了。白芒當然也去為瓊花身為女伶。名氣狠大。所以堂開審。觀審的來得不少。這是因 是爲何身子 Z. 山。所以一早就前去的。又因因與老友金萬能約在七點年 辯護。說道出事時。不在房中 看。見那瓊花的**屍身**所用的。那天驗屍時 最 開審時。先詢問魏少爺 白芒聽審出來。 及。便卜堂諭。 小第 尚是夢中。 呢星期一 改在星期四 當時又 白芒又

得的。供獻于大衆了想時機迫切。必須對於金萬能的證明是夢 止與別人十分要好。於是怨難有心要計伊做妾。但忽查是魏仁吉殺死的。查近來魏出來。他說那女伶瓊花。的的個所得的理想。加以證明。詳書。把自已值探所得的實據。 取到那情敵的小照。更加明了哥羅方迷樂及利刃。落意要殺死他。這天晚一 便着手編述 把預備着的小刀。

候太早。家 來。又被茶房懂目 他繕正。便親 對照的。白芒的人此種種。 忽見伊 說道。

一百三十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

最小 第 百三十六號 第三張

平均部線の場合

落 意。 退後時 。恰中前胸。頓時身故。實退後時。不料手中的刀。失 瓊花喪費一千元。 一般之罪。監禁五年。魏

事說給伯周聽了一直趕到顧伯周 。這事從何說起 報告書。竟全沒生

周。白一 搖便 芒 些 手把 氣 兒 萬呢。 都不了。自說你是。自這不說:已

地 位

十十照連。收告售披出通位報 **數數大每報社。。專出** 。多一十小。明求登小

書十懸一一小之及關報五十期律品小創係

○ 夜华鐘聲。伊死了 (小說)漂泊。失業。

江集 **欲購請**速

荒百 長 項 新流 黄 歌禽 水 黄 河

詩 首 茶 與花 世詞 詩子蟲界 言 6

說短 自 歌明海由 詩 月鷗鐘

研秋情秋老 二加二價每分寄角大册

費洋質 發社好良上 行代友晨海

今尊 處 需 即 否

明。函寄 。(五)出貨迅速 計承印書籍 墨色之鮮明。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 約期不誤。外埠委印。郵運費由本社擔任。 高人一等。(四)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爲職志。 學宏心細。代為校對。 。(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司打 ·傳單 招貼 村箋・ 名片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訂出。 最 一號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 一編。外加彩色封面。由嚴箇凡先生精繪美女畫。 凡在年內來費預約者 一元五角 彙編優 0 預 . 0 訂四編 特別優待 售罄各號 0 每編祗收大洋 五角 四角。 齊。每三十號量備訂册保存。故

印嚴體之有機

五份

存第

版再

滬瀆新談

計問題。至於流雕遷徙而來華者尤以俄羅斯為甚。一般貧民。因生 歐戰告終。各國威受經濟的恐慌。 那作小贩生涯。街頭巷尾。時見其多屬集滬濱。此輩缺乏資財。 故 荷物品。楊聲叫賣。某日余更於

以飽私囊。於彼輩 實屬可憐已極。現聞市上有 。樹殺敵之奇功。而今日所歷苦境 炯。拉人力車。向前直奔 襲日或許會在黃沙白艸地面 於彼輩直接或間接均發行。恐當事者藉此 期已迫。 半二月十五日。 軀幹魁偉。 投稿。 以襄盛 雙目炯 余默思 一種

無利益也耳。

值探小

限。

延展至

▼無情對 戊對坐庚申。 庚對傻小子。 檀頭。 余叔岩對公主嶺。 肥馬。 徐東海對沈北山 張依絲對掛杯紅 琴馬芳對墨雨 于成龍對不 文。

兩椿笑話 潘壽基

妻子道。 **卅夫問妻道。『我死了。你怎** 『我去揀一個瘦子

良晨好友社印

行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第四級

良晨好友社印行

衣裳呢。」投河的人答道。『恐怕弄 上的人喊道。『投河為什麼要脫 略略可以減少幾分壓力。」

可憐的男子(嶺)

爆丁衣裳。給我妻子罵呀。」

到天亮時 夫婦住在栗崎五星期的事情。 車。飛馳來往。但是倫敦人更 多全倫敦的 的就是司密司威克遜永遠 件襯衫。無論到戲園酒店 司密司威克遊說的話 晚不在戲館包廂裏。 上候着他們的利蒙星 。他着來着去。只有 或從幾處著名全夜 人都能記得威克

兩件襯衣。

最也忘不了的。便是酒錢一件事 點鐘呢。還有足使 子談過。要求襯衫多一 司密司威克遜說他 他們住在栗崎五星期 干漿好。 。那時威克遜因為在倫敦。沒有花 伊囘答他很有趣道。你襯衫多了。 好著齷齪的襯衫過夜。有時晚上 衣費都付不出咧。 費都沒有。休說買一件襯衫。連洗 園可修理。 旅館的洗衣賬目不是益加多了嗎 標。把襯衣燙乾後。有時竟一 很忙的洗濯他觀衫在浴桶裏。洗 總得忙到天亮二點鐘模 連一星期的八鎊經常 所以他有時只 也曾同他的妻

理花園。 說道 威克遜訴苦的文字很長。 裏。悄形窘極了。我揩地板 衣服。洗濯杯盤。喂養全絲 是我總算升遷了一步。仍 **酒 錢** 。 化園。得到一星頭八鎊的修理化園。得到一星頭八鎊的修理化園。得到一星頭八鎊的修理水總算升遷了一步。仍舊去修水總算升遷了一步。仍舊去修水總算升遷了一步。仍舊去修和總算升遷了一步。仍舊去修和總算升遷了一步。仍舊

遠祇有兩件親衫。鳴。堂堂的 到與司太。到排烈時。末了 可憐他從倫敦到巴黎。到地 。爲什麼要這樣的屈伏在五